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二十三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注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

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

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

疏湯以至百里○正義曰顧氏炎武曰知錄云湯以七

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爲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爾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東臨上黨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按孟子前言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也謂其起自百里非謂遷豐之後仍止百里也孟子之文彼此互見貫而通之乃見其備湯文始小而終大由能行仁政而諸侯歸之謂文王藉力當未必然史記平原君列傳毛遂曰遂聞湯以七十里

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地而臣諸侯荀子仲尼篇云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韓詩外傳云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陸賈新語明誠篇云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史記三代世表後褚先生答張夫子問云堯知稷契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

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注贍足

也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從於人非心服也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者

也

疏注贍足至者也○正義曰贍古作澹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愁悼不贍者高誘注云贍猶足也又先已篇云期年

而有扈氏服注云服從也閩監毛三本作服就於人廣雅釋詁云就歸也非心服承以力服人則以力服人即指此非心服者而言故云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從於人上但言以力未言以力不贍故下以力不贍也補明之以力服人既是以力不贍而從人則以德服人即是以德不贍而從人故云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顏淵子貢於孔子無力可言其從之

惟心悅於德耳若以力服人者即上以力假仁之人則詩云與下非心服也不貫且以德行仁者豈用以服人乎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注詩大雅文王有

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

也

疏注詩大至謂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文王有聲篇第六章箋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靡之禮自四方來觀

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是詩謂服武王之德也自訓由亦訓從東西南北謂自鎬京之四方來也無思不服猶云無不心服故鄭箋謂心無不歸服趙氏亦云此亦心服之謂

章指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遠人

不服修文德以懷之

疏王者任德○正義曰漢書禮樂志云天任德不任刑○遠人至懷之○正

義曰論語季氏篇文足利本懷作來韓本同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

也注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

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猶惡濕而居卑下近水泉之地

也疏

注行仁至地也○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非以翟爲榮注云榮樂也濕宜作溼素問生氣通天論云秋傷於溼注

云溼謂地溼氣也卑閭監毛三本作卑卑卑通管子水地篇云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水以爲都居注云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荀子宥生篇云其流也卑下裾拘必循其理注云卑讀爲卑裾與居同方也拘讀爲鉤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是卑下爲近水泉之處爲水漸洳不免於溼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

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注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

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得其人能者居職任其事

也疏

注使賢至事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在尻也說文凡部云尻處也今通作居故以兩居釋兩在禮記文王世

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注云無則已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今賢者處位是有其人故云得其人淮南子傲真訓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居職故任其事

國家閒暇及是

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注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服

之時明修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疏

注及無至

畏服○正義曰國語晉語平公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注云閒息也閒暇謂安息此以除去欒氏內亂爲少閒則不獨無敵國之虞國家閒暇謂不用兵戈無論外患內亂戰攻則不得休息趙氏舉其外以概其內也國語晉語注云明著也說文多部云修飾也廣雅釋詁云飾著也是明著修三字義通管子宙合篇云見察之謂明淮南子本經訓云審於符者高誘注云審明也明之義一爲修明一爲明審趙氏以政教宜分刑罰宜審故分釋之畏之訓亦有二一爲畏懼廣雅釋詁畏懼也是也一爲畏服曲禮畏而愛之注云心服曰畏是也大國無容畏懼故以畏服言之詩云迨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

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注詩邶國鴟鴞之

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尙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繆牖戶人君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注詩邠至道也

○正義曰詩在今毛詩鳴鵒篇第二章傳云迨及徹剝也桑

土桑根也箋云綱繆言纏縣也趙氏注與傳箋同王肅云鳴

鵒及天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以纏縣其牖戶桑根之皮必

須剝而取之故毛傳訓徹為剝趙氏訓徹為取廣雅釋詁云

徹取也徹徹字通毛詩釋文云土音杜韓詩作杜方言云東

齊謂根曰杜大雅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注云齊詩作自杜

荀子解蔽篇所言乘杜即相土是土杜古字通也綱繆即纏

縣之轉聲廣雅釋詁云綱繆纏也謂以桑根之皮絞結束縛

之成巢也爾雅釋鳥云鳴鵒鵒鵒陸璣詩疏云鳴鵒似黃雀

而小是鳴鵒為小鳥也今此下民今毛詩作今女下民詩序

云鳴鵒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

名之曰鳴鵒焉事見周書金縢篇趙氏則以為刺邠君曾不

如此鳥此蓋三家

之說與毛異者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

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注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

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修政刑是以見侵而不

能距皆自求禍者也

疏

注般大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伴大貌方言廣雅孟子注

皆云般大也亦謂般即伴○注怠惰敖遊○正義曰禮記少儀云怠則張而相之注云怠惰也毛詩小雅嘉賓式燕以敖傳云敖遊也說文出部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注詩大雅云敖出遊也敖同邀

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

責故有多福也疏注詩大至福也○正義曰詩在文王篇第

同皆爾雅釋詁文廣雅釋詁云配當也箋云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亦以當釋配分於道謂之命配當善道則配當天命矣莊公二十五年公羊傳云求乎陰之道也注云求責求也故自求即是自責易雜卦傳云大有衆也衆與多義同故以有釋多能謂能自責則有福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此之謂也注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確

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

神震死是爲不可活也疏注殷王至活也○正義曰尚書太

甲三篇今文古文皆不傳不在逸書之列故趙氏但云殷王太甲言不言逸書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說文蟹从虫辟聲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祿

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又孽庶子也从子辭聲王篇孽或作
 孽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高宗雉雉者經云高宗融日越
 有雉雉敘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史記云武丁
 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
 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是其事云宋景
 守心者呂氏春秋制樂篇云宋景公之時災惑在心公懼召
 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災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
 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
 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
 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
 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毋復
 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
 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災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
 一歲公日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災惑三徙
 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
 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司候之災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
 是夕災惑果徙三舍是其事也高宗宋景皆以德弭災故云
 皆可以德消去也云帝乙慢神震死者史記云帝武乙無道
 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爲
 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
 乙震死是其事也故云是爲不可活聲謂活或爲追禮記緇
 衣引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與孟子所引

字雖有異而大旨無殊惟追之與
活義訓不同鄭康成曰追逃也

章指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當防患

於未亂也

疏言當防患於未亂也。正義曰易既濟象傳云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老子德經云其安易持

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

矣注俊美才出眾者也萬人者稱傑

疏注俊美至稱傑。正義曰鶚冠子能天篇

云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史記屈原賈生傳索隱引尹文子云千人曰俊萬人曰傑春秋繁露爵國篇云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淮南子秦族訓云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眾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

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白虎通聖人篇引禮
別名記云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
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禮記月令正義引蔡氏辨名記宣公
十五年左傳正義亦引辨名記辨名即別名也惟作倍人曰
茂倍選曰俊所說各異東漢人注書說文人部云俊材過千
人也傑執也材過萬人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孟秋孟夏兩紀
皆云才過萬人曰桀于人才曰俊而注功名篇則云才過百人
曰豪千人曰桀注國策齊策又云才勝萬人曰英千人曰桀
王逸注楚辭大招云千人才曰豪萬人才曰傑注九章懷沙
篇云千人才曰俊一國高曰傑焉鄭注尚書皐陶謨云才德
過千人爲俊百人爲父均無定說大要皆才美出眾者之名
故典籍隨舉爲稱或言俊傑或言俊父或言豪傑或言英傑
趙氏雖以萬人者稱傑而俊則不言千人而但云美才出眾也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注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

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

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疏宅也○正

義曰王制小戴禮記篇名鄭氏注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
稅其物載師周禮地官之職注云征稅也鄭司農云國宅城

中宅也無征無稅也元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
韋師職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
肆域中空地未有宅者元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
居之區域也里居也蓋商與民居於國中皆有廛商賈所居
之廛在市王制市廛而不稅是也此國宅不專指市中之宅
凡民之居與官吏之居皆可統稱趙氏以市宅亦在其中故
引以爲證然則廛而不征謂商賈居此宅不征其稅與鄭氏
稅其舍不稅其物之說不同故云古者無征衰世征之謂古
者並此舍亦不征稅稅其舍者衰世也地官廛人凡珍異之
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注云故書滯或作廛鄭司農云謂滯
貨不售者官而居之貨物沉滯於廛中不決民待其直以給
喪疾而不可售賈賤者也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
蓄藏貨物者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
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儲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故
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爲居取
之故曰法而不廛元謂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臞腐敗爲買
之人膳夫之府所以舒民事而官不失實此先鄭解說廛而
不征謂貨物藏於此而不征稅與後鄭異趙氏蓋本先鄭廛
人掌斂布帛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注云廛布
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後鄭據此故注王制以廛爲稅其舍
卽此貨賄諸物邸舍之稅也但明曰廛而不征是不征卽不
征此廛之稅賈公彥疏云周則廛有征上文廛布是也云不

征者非周法蓋趙氏以周禮非文王之法文王治岐關市不
征故不依周禮也趙氏謂法而不塵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
地耳不當征其塵宅則是法而不塵乃申明上塵而所以不
征之故謂當以什一之法征其一夫百畝之地不當征其市
中之舍與先鄭所說亦不同先鄭以貨物有滯而不售以法
出之使不久滯于市塵趙氏所不用也序官塵人注云故書
塵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塵說云市中空地元謂塵民居區域
之稱賈氏疏云遂人云夫一塵田百畝及載師塵里任國中
之地皆是民之所居區域又其職有塵布謂貨賄停儲邸舍
之稅卽市屋舍名之爲塵不得爲市中空地按杜子春仍兼
顧壇墠之義故以市中空地解之司農與之同然塵非壇墠
也星之次舍爲躔塵猶躔也故後鄭以爲民居區域市物邸
舍商賈貨物宜藏居舍之中不得著於空

地趙氏不用空地之說以爲市宅是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

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注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

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

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

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

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

疏 注言古至之也○正義曰王制注云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孔氏正義云

關境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門關之征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

也猶須譏禁大宰天官冢宰也司關地官職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注云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

也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廛是周禮關市有征也周禮相傳以爲周公所作故以爲周公以來也猶譏周禮作

幾古字通賈氏疏云孟子陳正法與周異閩監耕者助而不毛三本關市之賦作之征去征作之征並非

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注助者井田什一助

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疏 注助者至之類○正義曰王制云古

者公田藉而不稅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借民力則藉卽是助履畝者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云初者何始也

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注云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

稅取之左傳云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按何休杜預二說不同然因民不力於公田因踐其私田而收其善畝之穀仍是什一不爲橫征若民因有懲明年加力於公田使公田之穀好於私田則仍收公田之穀不踐其私田矣惟於公田之外又收其私田之什一乃是加賦趙氏以爲橫則當如杜說矣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

願爲之氓矣注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

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民矣氓者謂其民

也疏

注里居至民也○正義曰載師注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布泉也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

之民皆悅而願爲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士徒車犂車給繇役鄭氏注禮記檀弓云古者謂錢爲帛布韋昭注國語周語云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

曰錢是布爲錢卽爲泉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凡民居區域關市邸舍通謂之塵上文塵而不征法而不塵之塵是市宅此塵謂民居卽周禮上地夫塵許行願受一塵之塵非市宅也布者泉也亦卽錢也非布帛之布夫布見周禮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閭民爲民傭力者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僱役錢也里謂里居卽孟子收其田里之里非二十五家也里布見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不種桑麻或荒其地或爲臺榭游觀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地皆有地稅也此皆民之常賦戰國時一切取之非傭力之閒民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別出夫布宅有種桑麻有嬪婦布縷之征而仍使之別出里布是額外之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橫取者今皆除之則居塵者皆受惠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閭師凡民無職者出夫布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卽此夫里之布是已注中止據載師而不及閭師載師之無職事者是游手浮泛之人夫家之征所以罰之也閭師之無職者則九職中之閒民非游手也夫布乃其常賦非罰也太宰九職一曰閭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載師之無職事者無職而並不事事也閭師之無職者無常職也而轉移職事則猶有事也故但曰無職而不曰無職事閭師疏劉氏問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答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凡賦中者也按鄭氏解兩夫字不同解夫字不當用一夫百畝之稅之說夫布